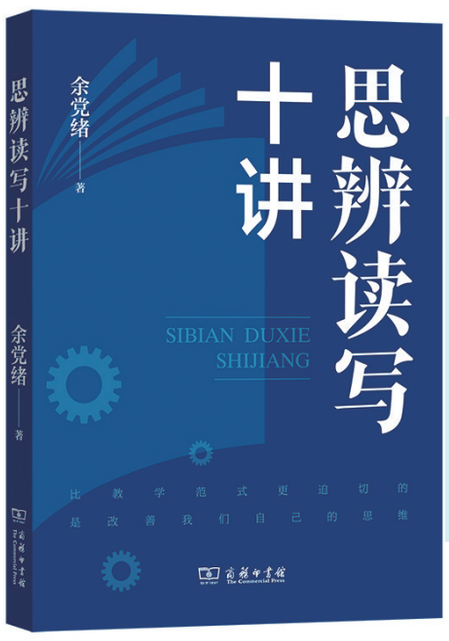
文化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jydb4@sina.com
教育导报

【读书】



《思辨读写十讲》
余党绪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ISBN：9787100239080

在思辨读写中抵达语文理想之境

■ 廖仲敏

教小学语文多年，日复一日的词语听写，古诗文默写，各种句子的仿写、续写、改写……我开始反思，语文到底应该为了什么而教？

我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的阅读与写作，因为我始终相信读写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语文素养。在尽力上好每一节语文课的同时，我也花费了许多心思与精力，为学生开设拓展课程，如读写绘、整本书阅读、整本书共读、自由写作等。6年下来，学生的思维能力、思想水平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能不能达到我的预期？比那些只注重应试而忽略读写的班级是否要好一些？我怎样判断这些付出不是白费力气？

就在思索这些问题之际，我遇到了《思辨读写十讲》，这本书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小学语文教学的，但仍让我受益匪浅。

什么是思辨？借用作者在书中的表述就是：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乃人类的特性，“辨”，《说文解字》释为“判也”。思辨，意味着不仅要思考，还要周密地推断、准确地判断，以求得对客观世界的真实理解。简言之，“思辨”就是批判性思维，或反思性思维。

“那怎样才能驱动人的自我反思呢？阅读是一个便捷而高效的途径，尤其是经典名著的阅读。”余党绪一语道出思辨与语文之间的密切关系。随后，他给出了具体解释：“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命门。在语文教学中，阅读及其改进一直备受关注。关注阅读，必然关注思维。但显然，教学所关注的不是泛义的本能的思维，而是获取知识、解决问题的反思性思维即思辨。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改进之道在思辨。”

阅读书中的几篇教学案例时，我清晰地感受到了“思辨”的魅力，如整本书阅读《水浒传》中“武松英雄形象的再定义”，《红楼梦》中“林黛玉是否为小性子的确认与辨析”，《三国演义》中“刘备的真小人VS伪君子性情的品读与赏析”……无不让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惊奇，也令我忍不住懊恼：我怎么就没从书中看出这些来呢？没有思辨阅读的阅读简直就是假阅读、无用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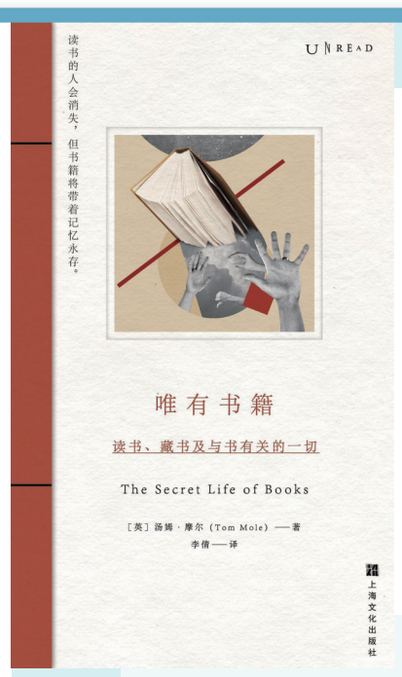
诚如余党绪所言：“传统的阅读非常强调移情与共鸣，但事实上，共鸣与冲突只是阅读中的两种状态，本身并无积极与消极之别，反思才能赋予其积极意义。”可谓一语中的，阅读中，比起沉醉于书中情节，我们不妨多问几个为什么、怎么样、如果不又如何。想要在阅读时进入思辨状态，有发问的意识远远不够，还要有深厚的语文根基。

说到阅读经典名著可以驱动人进行思辨，余党绪认为，除了文学经典本身不可替代的价值，以整本书阅读的方式来读经典，也给传统的语文教学带来了全方位与深层次的冲击。

在当下的阅读教学中，“让阅读真实发生”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口号，但怎样的阅读才算是真实发生了呢？我以为余党绪提出的“三题定位，思辨读写”，即“母题、议题与问题作为组织与推进要素：以母题确立文本的核心价值，以议题确立学习内容，以问题驱动思辨读写”，就是一个好范式。

通过这本书，我认识到自己在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思辨性欠缺。我回顾了自己在思辨写作教学方面的经历，意识到，我的语文课堂上的写往往建立在文本之上，也大都以仿写、续写、改写等形式为主，思辨性不强，反而是我利用每周五社团课开展的自由写作更有含金量。自由写作不同于语文作文的最大地方在于，自由写作的话题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引发学生的表达欲，且不以结构、字数、文采为评价标准，而是对学生所写给予及时的文字反馈，属于师生间的一种交流。更重要的是，每次自由写作活动中，我都会给出3-4个写作话题供学生选择，保证每个人都能动笔。比如在讨论“压岁钱的归属”“学校运动会要不要有观众”等话题时，透过学生的文字，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批判性思维的火花。无疑，我已经踏上了思辨写作这条路，并且这条路值得继续走下去。

掩卷深思，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语文教什么？没错，就是读写，且是在思辨读写中逐渐抵达理想之境。



《唯有书籍：读书、藏书及与书有关的一切》
[英] 汤姆·摩尔 著 李倩 译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ISBN：9787553526980

换个角度读『书』

■ 路来森

谈书的书很多，但大部分是围绕书之内容、怎样读书、书的版本、收藏及拍卖等展开；对书的认知，也大多着眼于书的信息载体功能、书的阅读功能、书的文化传承功能等等。而英国图书史学者汤姆·摩尔的《唯有书籍：读书、藏书及与书有关的一切》，却视角独特。它不谈书的文字内容，不谈阅读方法，而是以“书本体”为立足点，谈书的“物性”之美和书相关的外围关系，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认识一本书，从而赋予书更为广泛的意义。

在该书中，汤姆·摩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书的“物性”（物质性、物理特性）。作者在文章中的所有叙述，都是以此为基点的。

作者认为，从“书本体”的角度看，书，首先是一种物质，所以，我们应该关注书的“物性”意义，如：书的形态、书的纸张、书的气味、书的重量，还有手捧书时的“肌肉记忆”、书在手里的质感等等。

书，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就其“书本体”而言，是允许出错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书出现的“小错误”，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他说：“有些书的小错误、小瑕疵，我们可以欣然接受，比如印刷错误或页码错误，以及随着书籍寿命的流逝，书页被弄脏、折角、撕裂或彻底撕毁。”事实证明，一些印刷上的小错误，有时还会提高一本书的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

一本书，会被阅读、被收藏、被传承，在这个过程中，书的“物质形态”就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恰恰表现出一本书的价值，或者一个人对书的热爱和使用程度。作者表示：“开裂的书脊、空白处和环衬页上的圆珠笔笔迹、封面上的咖啡渍——所有这些都只是爱的标志，代表着她对这本书有多热爱。”由此，作者爱上了“旧书上积存的痕迹”。

因为一本书的“物性”特点，它也就像所有的“物质”一样，构建起与外部的种种关系。这种外围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书与个体的人的关系，书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书与人的身份地位的关系，书与其他人的关系，书与人生、与文化、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书与科技变化的关系，书给社会带来的变化等。

以“书如何建立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为例，作者讲述了书如何构建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恋爱关系，还有书的“社交功能”等。其中，关于书的“社交功能”，作者介绍了历史上的“读书俱乐部”，如罗克斯堡读书俱乐部、巴兰坦读书俱乐部、“共读社”俱乐部等为例，以此证明，“书为我们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帮助我们在群聚和独处之间来回切换”。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外围关系”，作者还写了由书的“物性”所带来的一些具体行为或事件。如，图书签署会、一个人的书架、书卷气，甚至于“随手夹一本书”的习惯性行为，也被作者列举为书的“物性”美的一种表现。作者认为：“随手夹一本书”，就像绅士的手杖一般，能够显示一种身份、建立一种自我意识，告诉你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图书生态系统”。这个“图书生态系统”，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实，也难以定义，因为它实在是太过宽泛，如，书签、藏书票、书套；阅读眼镜、阅读灯、阅读椅；读者、作者，卖家、买家，借阅方、出借方，淘书人、藏书人等。总之，似乎所有与书相关的事物、行为，皆可包含其中，让我们从别样的角度，重新认识了书。

作者在叙述的同时，加入了众多的“书人书事”，是真人真事也罢，是逸闻轶事也罢，为作者观点提供例证的同时，也使得文章妙趣横生，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化性、趣味性、可读性。

阅读力是如何养成的

■ 孙玉辉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是几年前我陪女儿读绘本时买的，此后一直放在枕边反复阅读。如今，封面边角已磨圆，书页也开始卷边，但那些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方法，依然常看常新。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实用的阅读指导用书。

聂震宁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也是全民阅读的倡导者，著有多部阅读方法论著作。什么是阅读力？聂震宁指出，阅读力由阅读兴趣、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构成。阅读力如何决定学习力呢？这里的学习力并非提高学习成绩的能力，而是一种终身成长的素养，包含学习的内在动力、持久的毅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孩子被一本书吸引，探索未知的动力便开始点燃；每天专注阅读一段时间，就是在无形中锤炼毅力；等到他在阅读中学会提取信息、分析观点、提出质疑，理解与应对复杂世界的能力也会随之提升。因此，阅读是学习不可或缺的基础。一个在阅读中学会专注、思考与坚持的孩子，自然能从容地将这种模式迁移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乃至未来的人生规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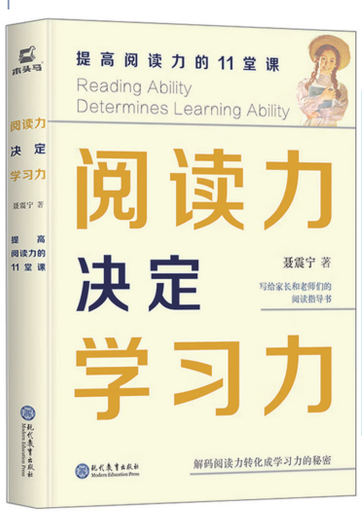
书中的动口、动手、动心“三动”读书法，为提高深度阅读能力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路径。动口不仅是朗读，更在于读完书后主动讲述书中概要，将书本内容消化、输出；动手是践行“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古训，通过做笔记与摘录，让阅读慢下来、深进去；动心则是阅读的最高追求，即带着思辨与关联意识去读，读书时，要在与自己关联处、与旧知识碰撞处、与常理相悖处停下来，思考、质疑、引申。“三动”层层递进，构成一套将浅层浏览转化为深度思考、让阅读内化的方法。

面对读者反馈的“读得慢、记不牢”等困惑，书中分享了多位中外名家的阅读智慧。比如，日本作家印南敦史提出“呼吸式阅读法”，提倡读写结合，通过“一行采集”记录精华、“一行评论”深化思考，将输入转化为输出；法国思想家和作家卢梭的“三步法”，强调对知识先储存、再比较、后批判，在思辨中加深理解；丰子恺践行的“重复阅读法”，通过循环复习、循序渐进，让重要内容熟稔于心。

学习这些方法，目的不是提升阅读的速度与数量，而是培养思辨力，这也是全书探讨的核心概念。“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信息过载的社会，思辨力直接关系学生对信息的判断力与发散思维的养成。聂震宁强调，思辨能力应该从小培养，并按阅读阶段提供了具体的步骤：起步期（小学低年级），通过亲子共读和趣味引导，呵护孩子的好奇心，鼓励其观察与表达；过渡期（小学三四年级）则借助提问、猜测和简单比较，启发孩子们做有意识的思考；到了基础期（小学五六年级），通过笔记、讨论和联系实际，逐步培养其分析、归纳的能力；成熟期（初中阶段）的学生要带着情感体验、欣赏文学作品，并能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到了真正的思辨阅读期（高中阶段），学生通过系统化地思辨训练，逐步掌握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并开始探索人生志趣。

阅读习惯是阅读力的基石，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形成。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读书是一种训练。”提升孩子的阅读力需要家庭与学校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家庭侧重激发兴趣、培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和日常陪伴；学校则重在教授方法、引导思辨，进行系统地阅读训练。只有两者目标一致、形成合力，孩子的阅读能力才能茁壮生长，并最终成为支撑他们终身学习和精神发展的核心力量。

朱永新曾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力正是人的精神成长得以展开的路径，它让认知的触角在文字间攀爬、在思想的旷野里舒展，帮助每一个打开书本的人，成长为精神明亮的人。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
聂震宁 著
出版社：现代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ISBN：9787510678806

灶里的火 屏前的光

■ 赵仕华

晚饭后，儿子握着手机，斜躺在沙发上。最近他迷上了用手机读《庄子》，天色渐晚，他的脸上有手机屏幕发出的光。这让我忽然想起，另一道“借”来的光。

那光是从灶膛里透出来的，是我小时候读书时常常“借”的光。从我记事起，我和哥哥就得轮流烧火。我家厨房很小，土砖砌的灶台上放着一口大铁锅，灶膛对面放着一条小板凳。我时常把书藏在柴堆后面，或者放在用来引火的松毛底下，在烧火、煮饭、炒菜的间隙悄悄看。

饭煳了几回、菜咸了几次后，母亲便严令我专心煮饭，不能走神。我一个劲儿地点头，虚心接受，但屡教不改。父母去地里干活后，我一会儿围着灶台烧水、淘米，一会儿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摊着借来的厚厚的《说岳全传》，或者是《地道战》《杨家将》之类的小人书。

烧火时看，蒸饭时也看。眼睛落在书页上，往灶膛添柴全凭感觉。手常在板凳旁边摸索，抓到什么就塞进灶膛——豆秆、枯枝、晒干的玉米芯等等。火舌舔出来，热气扑在脸上，书页被映出一种温暖的焦黄色，字迹在光影里跳动。

读到故事情节精彩处，我的手就会忘记添柴。火苗慢慢暗下去、矮下去，呼呼声变成断断续续的叹息，甑子下的“咕嘟咕嘟”声也越来越小。故事看完了，饭还是夹生的。有时，手会不断往灶膛里添柴，还没注意到锅里的水被烧干了，一股淡淡的焦味先钻出来，心里一紧，赶紧丢下书，手忙脚乱地往锅里加瓢水，或者从灶膛里把柴退出来。如果退柴时不注意躲闪，青烟“呼”地蹿出，熏得眼泪一下就掉出来。有时火星会跳到手背上，留一个针尖大小的红点，如针钻般的疼还带着灼热，带着火的脾气。

对我而言，饭煮得夹生是常事。母亲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很少批评我，只是把煳了的锅巴铲到自己碗里，嚼得很慢。她认不得我书里那些字，但她认得我脸上的神情。那神情让她把指责的话咽回去，变成一次又一次的“下次注意啊，要不是我收拾你”。

在烟熏火燎的灶膛前，我读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也看过《少年文艺》等杂志。灶膛透出的光是有限的，照不亮整个厨房，那些书却照亮了我的内心，完成了我的文学启蒙。

“爸爸，你看这个！”儿子突然笑起来，把手机举到我眼前。屏幕上是《逍遥游》的动画版。我和他一起看了一遍后，儿子收回手机，指尖一滑，又进入《庄子》里的下一个动画故事。他眼前的光是冷的、平的，来自一块不会烫手的屏幕。色彩鲜艳的画面涌向他，一个接一个，他不用怕火会熄灭，不用惦记饭要烧煳，甚至不需要记住上一秒看见了什么。抽象的文字变成动画，想到的都能在手机上找到，一切皆在眼前。

可我总想起那种需要分心守护的阅读，感觉手背上的灼痛还在，米饭的焦香混着烟火的味道一直没有消失，不经意间就会想起。儿子洗漱完毕，他还要继续听庄子的故事。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他时，他已经睡着了。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我轻轻按熄了它。

我轻轻关上门，然后告诉自己，灶膛里的火其实没有熄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更绚烂的世界里，静静地燃着。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225 报址：成都市双流区黄荆路13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东一路551号）